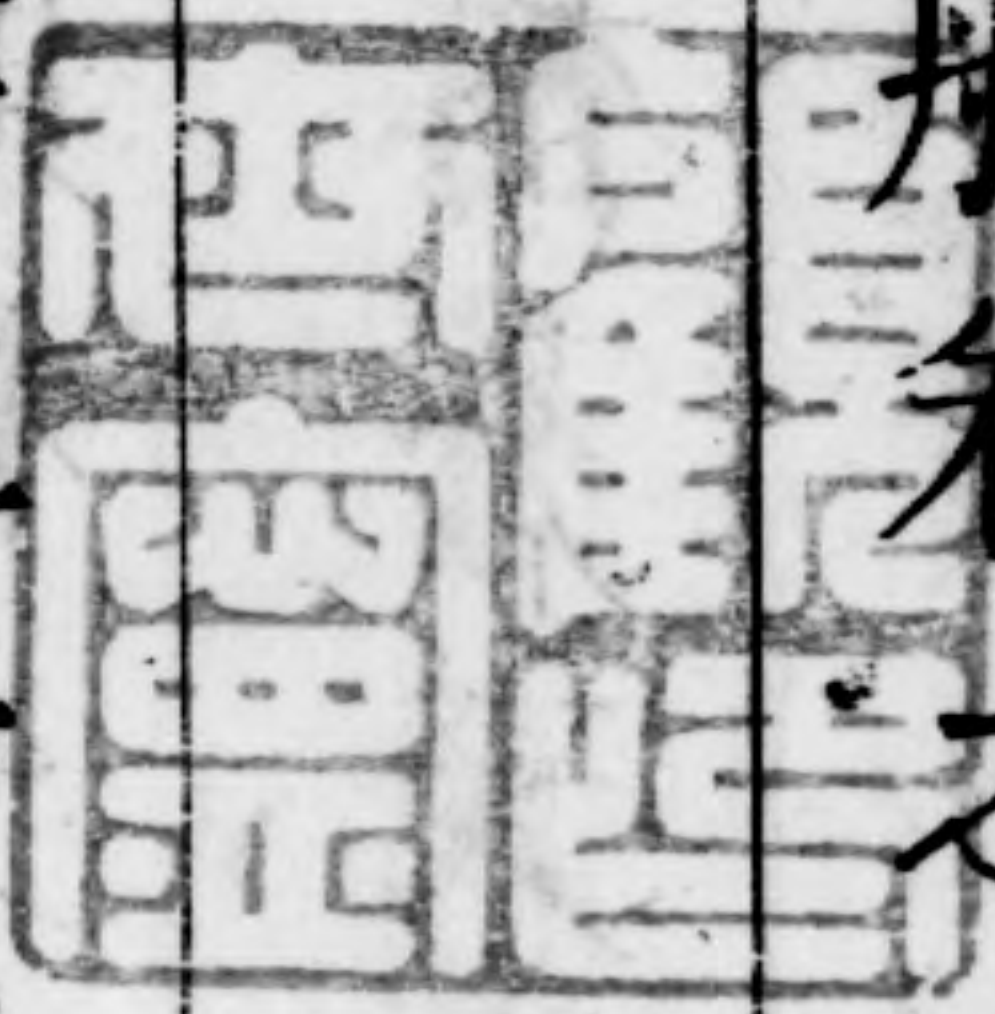




真珠船卷之十九

下孟中



湘楚黃

焜西墅

文輯

舜往于田



禹謨帝曰咨禹唯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听朕命蠢茲有苗昏昧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唯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昊天考

毛詩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九男二女考

路堯之子長監明早死其嗣封于劉丹朱不肖弗獲嗣位其后丹房傳鑄唐冀隨卯櫟函皆云堯后之國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于是妻之以煌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莊子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其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未之澤

詩 娶妻如之何 二句 齊風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

如齊襄公通焉詩以刺襄公居位而邪行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以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魯道蕩然

齊子既從此道而歸于魯矣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歸止則有室有家齊侯曷為而

又思 葛履五兩冠綏雙止 兩二履也物各有偶不可亂也 魯道有

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衡

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此言魯公縱惡 既曰告止曷

又鞠止 今魯君既告父母而娶矣 析薪如之何匪斧

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象殺舜考

辨 虞氏自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

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

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

殺人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為耕稼陶漁之事

何居或者見逐于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

而自歸于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

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漁非舜

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寔得聖人

琴考

琴禁也禁

止其邪心

也舜琴五

絃作南風

之詩

張考

天子曰彫

弓堯授舜

天下故賜

之

之意。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于辯世俗傳訛之跡，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后，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流共工考

虞書：帝曰疇咨若順也予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聚也。

見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象恭滔天。貌恭而心不然。

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即共工也。

史荒：共工氏，伏羲氏之諸侯也。始國於康，厥名曰回。是

為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伏羲氏沒，康回乃滅德

尚刑，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搶攘為傑，寇劇于諸國。虐

弱以逞，乃以浮游為鄉，自謂水德，擁防百川，隳高堙

卑，率萬輿而潮陷之，行違皇乾，諸福不昇，當是時也。

天柱若折地維若缺，媧皇氏起而修之。又云共工氏不一堯典共

工乃少昊不才子窮奇彞典共工則炎帝之裔名垂者也

爾雅燕曰幽州，其意氣惡，厥性僇，故曰幽，幽惡也。又云

幽州北裔之地。

放驩堯考

荒史初帝鴻庶子縉雲氏娶土敬氏，曰炎融，遺腹子生

驩堯，帝顓頊封之，是為驩堯之國。驩堯以狐功為嬖

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帝華在位，驩堯為司徒，揜義

隱賊，好行惡慝，堯放之于崇山。

路史崇山，禮之慈利，又曰南裔之山。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即驩堯也。

殺三苗考

山海經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國

在江南荆楊之間恃險為亂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即三苗也

史驩兜子三人謂之三苗帝嚳封于衡潭之境三苗

長齒上下相冒崇欲無紀堯竄之于三危河西諸羗

皆其裔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者西裔之地三苗所居

也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先至其地可居而頑者向化矣

殛鯀考

虞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出

其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

曰吁咈哉方也命圯也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

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子產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陸居曰熊以入

于羽淵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

連山易鯀封于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為

顓頊子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即鯀也

春秋 呂氏 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

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者不以我為三公而以

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

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彷徨于野以

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

淮南子 鯀堙洪水盜舜之息壤土壤之生息不已者帝使祝融殺

之於羽淵

堯不誅四凶考

史記 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

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

東夷太史公猶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四族

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后

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者

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

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

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后世流傳之過

有庫考
西漢文舞
封象于有
庫死不爲
置後以爲
暴亂之人
不宜爲太
相

按書四罪之誅在舜受終告攝之後二十八載之前
則舜亦代堯而行天討者也惟堯不誅所以爲堯之
德惟舜必誅所以成舜之刑。西野識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舜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期日也受終者堯于

也文祖者堯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美珠謂

始祖之廟 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衡橫也以玉爲管橫而

設之 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

舜初攝位整理庶務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首察璣衡以齊七政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非常事而祭告

川徧于群神。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禋精意

以享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少牢于泰昭
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五嶽四瀆之
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群神謂丘陵墳衍昔
古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后即 輯五瑞既月乃日
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者也

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

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四岳四方之諸侯群牧九州之牧伯也。群后

即侯牧也。既見之后，審之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

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

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

于藝祖，用特。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

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度量衡受法于律

五禮志 丙軍 冥嘉也 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五玉

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

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

死士執雉所以為贄而見者如同也 五器即五禮之

器也 格至也 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 藝祖疑即文祖

特牲也 謂一牛也 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 禴歸又

至其廟而告之 五載一巡守 群后四朝 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者則從而明考其功 敷陳奏進也 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

賜車服以旌異之也 肇十有二州 封十有二山 濬川

肇始也 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楊豫梁雍幽并營也 封

表也 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 濬川濬導 十二州之川

也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金作贖

刑 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 欽哉 欽哉 惟刑之恤哉 象如

垂象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流遣之使遠去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官刑官府之刑教刑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皆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必刑之也欽恤之意行乎其間見聖人好生之心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普天之下
小雅大夫行役而作

陟彼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借借強壯也王

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言大夫不斥王也既居王土而為王

臣宜均服王事矣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為賢而使之朝夕從事耶四牡彭彭王

事傍傍
彭彭不得息傍傍不得已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

或不巳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

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動靜自得而栖遲

真未告
卷之十九

僂仰或王事煩勞而鞅掌失容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

或出入諷議而從容于親信。或靡事不為。雖欲在朝廷之上。不可也。

然則大夫之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說詩義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學詩之法。兩語盡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喻。含蓄不盡。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而淒涼之景。如在目前。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藝之慘。已不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識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懿也。故好是

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許多
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宥過無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
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
詁家須作如是觀
說詩有可曲喻者如公劉詩以爲好貨大王詩以爲
好色是也有可借言者如憂心悄悄莊姜詩以爲孔
子肆不隕厥問大王詩以爲文王是也有可援寃言
者如戎狄是膺僖公詩以爲周公是也總之說詩貴
通而恐固

周餘黎民

大雅宣王遇災能懼側身脩行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仍叔作此以美之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

俾彼大明之雲漢其光隨天而轉無雨而旱之徵也王曰

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王乃仰詠于天曰於乎今

之人果有何罪天乃降以喪亂之災而使饑饉之屢至也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

璧既卒

將以廢祀不舉有干天怒與則徧索鬼神而祭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以祀神也隨方

以殊其玉盡無所吝也

寧莫我聽

天何爲而不我聽哉

蟲蟲

蘊隆之日氣虫虫然熏炙于下土矣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

我爲民之故而求助于神几可以禋祀者皆未嘗乏絕自郊而天地宮而宗廟

上而祭天下而祭地或方祭而奠其禮既祭而瘞其物無有神而不極其尊崇焉

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后稷親也欲救而力不能上帝尊也能救而不我享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饑饉而耗斁于下土何以旱既太甚則不可

推。推去之也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吳

天上帝則不我遺。當大亂之后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今皇天上

帝又降此旱災不唯害及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胡得

于民使我身亦不見遺焉相畏乎身不見遺則先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

祖之祀自此而滅矣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我之一身且無

遠矣吾將何所瞻顧以為依乎群公先正則不我助彼群公先正向

今不吾助猶日與我疎也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若吾之至親胡忍使我遭此禍也哉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山則無木川則無水旱魃為虐如悞如

焚。且旱魃之神肆為虐民之災而熾盛之勢甚可畏也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何不使我得

早既太甚黽勉畏去。出無所之畏懼胡寧瘳我以

旱憺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以我祈年不夙

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牟于天宗以為方社或莫而

然與則祭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祭上神以報其生

物之功矣。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曾不度我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宜可以無此旱災矣早既太甚散無友紀。群

古之聖王
稼之方納
預期來年
于天宗農
之始耕先
祈穀于上
帝春祈社
稷已願百
穀之堅寔
秋報社稷
又願嗣歲
之方登其
為民慮何
深哉

無有紀綱矣。鞠哉庶正。衆官之長所賴以倡九牧而

思而其嗣先王之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武王之道
事昭然甚明也昭明如此
然來世子孫能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繼其孝思之道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矣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四方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大獲藩幹之助乎上有以對在
其為達
天之神下有以開來世之福斯
孝也

丹朱考

堯子名朱初封于丹堯崩虞氏歷之于房為房侯

舜之子
路史舜二

書

帝曰疇咨若時

順時為治之人

登庸

進用也

放齊曰胤子朱

如娥盲亡
子女瑩生

啟明

其性開明

帝曰吁嚚訟

爭辨可乎

再見益稷謨

左傳周惠王

義鈞及季
釐封緡為

築所克義
鈞封于商

是為商均
喜歌舞

水經註九
疑山大舜

窆其陽商
均葬其陰

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
馮身以議之生穆王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國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
以五今其胃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
五年十九年晉取號

或謂朱負
啟明之資
且禪授之
際曾無後
言亦似克
承父志者
豈得謂之
不肖乎抑
亦為堯之
子極盛者
難為繼耳

論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
無我窈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
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
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
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
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
子孫以安堯之于子亦若是則已矣

伊尹放太甲考

大丁外丙
仲壬無他
考

伊尹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
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桀

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惟我商王布昭聖武

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嗚呼！先王肇修人紀，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綱常之理，桀廢棄之。

而湯始修復之也。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也。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

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亾。臣下不

匡其刑墨，其訓于蒙士。官刑，官府之刑也。淫過而無度也。倒置悖理曰亂風。臣下

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正諫者也。嗚呼！

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唯德罔小，萬邦惟慶，爾唯不德罔大，墜厥宗。

大甲三篇 見大學考

咸有一德篇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亾。天之難信

以其命之不常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勿保也九有九州也

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革夏正一德純一之德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命而有天下于是改夏建寅之

正而為建丑正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

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

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

惟一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唯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

民所以宅師也是必難于任用慎于所察以防小人可否相濟終始如一以任君子也德無常

師至善為師善無常至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嗚呼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天子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天

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后萬民悅服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取人為善有一不得自盡于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

真朱沿 卷之十九 八

放君辨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善矣萬一日蝕不吐河清難俟則神器虛懸尹不將為戎首乎。弄泥接踵將無以伊周為嚆矢耶。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此論甚確

三代繼世考

夏十七王

大禹

啟

大康

仲康

相少康

杼

槐

芒

泄

不降

扃

厘

孔甲

臯

發

桀癸凡四百五十九歲

殷

殷二十八王

成湯

太甲

沃丁

大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

乙 太丁 帝乙 紂辛凡六百四十五祀

周

周三十七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	王	赧王	東周君
<small>僅有七邑 凡八百七十四年 為秦所滅</small>					

癰疽考
雍姓雅名

顏讎由考

又名渠衛
靈公雙臣

顏讎由一名顏濁鄒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兄也

靈公嘗與
夫人同車

孔叢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后讎以非罪執子路

雖為駮乘
出使孔子

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

為次乘招
搖市過之

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

孔子醜之
去衛

貧取于友非義而何

瘠環考

瘠姓環名

齊之寺人

也

彌子瑕考

可盡人情
愛憎之變

國策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說苑彌子瑕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
瑕之母疾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
為母之故犯刑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
奉君君曰愛我哉而忘其口及子瑕色衰而愛弛得
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者也

司城貞子考

司城貞子宋之賢大夫也

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
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
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
也亦恐史家謬誤云

陳侯周考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虞胤陳胡公之後。
史記 吳方荐食上國，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欲往，大
夫曰：吳新得志，楚王雖亾，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
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
不往，留之，因卒于吳。陳乃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年，
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
來伐陳，陳告急于楚。楚昭王來救，軍于城父。吳師去，
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

三十四年
楚惠王伐
陳殺湣公
遂滅陳

百里奚考

史記 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披褐食牛，期
年，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說苑 秦繆
公觀監車，見牛肥，問百里奚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
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
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
為衣冠，與坐。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乃致上卿以
讓奚。百里奚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妻無以
自給，乃西入秦，為澣婦，遂與奚相失。後奚歸，虞為大

風俗通
百里奚為
秦相堂上
作樂所賃
浣婦自言
知音呼之
搏髀援琴
撫絃而歌
曰百里奚
五羊皮憶
別時烹伏
雌炊屢屨
今日富貴
忘我為

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

夫及晉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為媵奚耻之亾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使人謂楚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與之穆公釋其囚號曰五羖大夫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八戎咸服戎王遣由余欵關請見皆用奚之力也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搯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有子曰孟明視

秦繆公考

秦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其先帝顓頊之苗裔至虞舜時有栢翳者為舜王畜畜多息賜姓羸其後非子在周孝王時王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歷數世至繆公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四年相百里奚授國政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于齊而乞食餗實人名地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因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及頹止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公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左傳

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

五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于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

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怒，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計也。」願君以利益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弗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枝，枝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

初繆公忘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以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皆推

繆公死以報食馬之德

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于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饑而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與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鄭將，自往擊之。九月，與晉惠公夷吾合戰于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君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于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餘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于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于國齋宿。吾將以晉

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以為功，今天子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計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年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名懷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年，秦滅梁。苒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子圉母梁伯之女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指惠公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

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亦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于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秋爲懷公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于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于繆公曰亾鄭厚晉于晉得

矣而秦未有利晉之疆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經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軍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

退謂其子曰汝軍必敗必于殺阨矣三十三年春秦

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周大夫曰秦師無

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

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

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

曰將襲鄭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晉文

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

遂墨衰經發兵遮秦兵于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

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秦繆公為

秦三囚將請曰繆公怨此三人願令此三人歸令秦

得自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

迎嚮三人哭曰孤不用蹇叔百里奚言以辱三子三

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母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

愈益厚之三十四年繆公于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

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因兵歸戎王使由余于秦由

余其先晉人也亾入戎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

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亦勞神矣使

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

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制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音巖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治。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

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示必死也大敗晉人。取王宮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

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埋藏殺戰之死士

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作秦誓三十七年秦用

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

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

子瞻曰生不誅孟明豈有死而用三良者日秦繆公塚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各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黃鳥詩所

為作秦人哀之為之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

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

哉

子瞻曰生不誅孟明豈有死而用三良者意三子殉公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耳

晉伐虢考

春秋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

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

之為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

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

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前是冀伐虞虞報之稱此見虞之強

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假道以

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

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
虞賄故也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

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

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

文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

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神鬼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民

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

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日月之會日辰均服振振

取○號○之○旂○鶉○之○賁○賁鶉火星賁賁天策焯焯說焯焯

近日無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

子旦日在尾月見于南方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

月甲子朔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

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

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

易也

戰國策晉獻公欲伐號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

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

而去因伐號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

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使惡宮之奇宮之

奇諫不聽遂亾因而取虞獻公伐號道出虞境以

璧馬賂虞公意在併虞宮之奇與奚曰是不可以不

諫也奚曰貪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遂

將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公卒不聽

奚去之秦

穀梁傳云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搯璧而前

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波致

春秋繁露 虞公貪財 不顧其難 快耳悅目 假晉師道 還以自滅 貪財之所 致也故春 秋以此見 物不空來 寶不虛出 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 無至不正 此其應也

垂棘之璧考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瑛璜宋之結祿楚之和璧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之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屈產之乘考

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毋飲茲泉生得龍駒春秋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

虞考

虞姬姓虞仲之後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以取其國左傳虞公好賄弟虞叔有玉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奔共池

號考

號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也、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號、滅之地入于晉、

班爵祿論

夏曰凡聖人之制、非以自利也、利天下焉而已矣、然翽云其所以利天下者、即其自為、亦無往不得利也、如成周之班爵祿、一曰爵以馭貴也、建國親侯而有封建、一曰祿以馭富也、體國經野而有井田之二者、就天下截然之大勢、而輕重次第布之、其權相使、其法相制、其情相維、以不齊者、本之天之道、以相安者、化其群之爭、君子曰、吾觀于略、而知封建之為不可易也、尺土一民、王者不守而天下共守之、各家其國、各子

其民世社稷而長子孫。夫誰不自固。亂勤王而治述。其誰不自勉。而天下之人。乃不虞其無天也已。或者尾大不掉之患。事或有之。而衆建之。而少其力。此先王所以慎坊其漸也。縱其后法制日夷。僭逼亡等。陪貳篡國。群雄僭王。然而戰國之世。諸侯可驕。不可叛。天子可弱。不可亡。國祚綿延。禍其曆。而小民毆就全其生。由此觀之。豈非封建之爲利也哉。君子曰。吾觀于略。而知井田之爲不可易也。何也。踐土食毛。王者不自有。而共天下有之。畝百爲夫。封十爲畿。自一夫之田。累增累積。至天子極。然不聞服御之資。或盡于無用。自千里之畿。遞滅遞殺。至農夫極。然不聞生死之資。或感其不給。而天下之人。乃不虞其無生也。已。或者人多地寡之慮。數或懸焉。而天地生物。常相稱。此先王所以因自然之利也。及其后阡陌一開。經界不古。豪右併世業。孤貧鮮立錐。所以戰國之民。疾其長而輕去其鄉。惰爲農而相率爲盜。匹夫各懷挾不肖之心。而人生遂解其蟠結之勢。由此觀之。豈非井田之爲利也哉。

言封建井田者數家，千古幾無斷案。此文條悉利害，可為諸論折衷。

伊尹論

蘇子瞻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

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
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
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
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
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
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
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
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
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
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
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
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
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舜禹臯
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大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
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
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
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

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言

古今當大任者不少。孟子獨曰。伊尹聖之任也。朕載自毫。創天下所未有之局乎。繁露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不

爲異。湯有所伐。何獨創而異之。時所然。時所不然。讎讓征誅。聖人等之。爲寒暑往來。我何預哉。昔魯君問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惠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于仁人。此何爲。至于我。但見問而尚羞之。况與其臣謀伐主乎。然則夏非尹伐之。孰伐之。曰。聞之以愛。勸夏乎。遠而愈賢。近不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亾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亾。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桀之亾。桀自伐

耳。以伐桀譽大任。不乃以聖人爲後世嚆矢哉。然則
尹大任。于何見之。曰于自任見之。從來才士任。敢
士任庸。未聞有賢士任德。堯之登舜也。曰其試。舜之
登禹也。咨四岳。舜讓德弗嗣。禹曰。朕德罔克。惟湯與
尹不然。湯誥直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尹之言曰。惟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一以聖。直任之而不疑。一以德
自任而不推。君臣相與之際。奇矣哉。

庶人在官

考

周禮天官

冢宰府治

藏史掌書

胥掌追呼

徒掌服役

天子公侯伯子男君卿大夫士考

白虎

通云

父天母地而爲之主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

爲爲德者。公也。斥堠于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其德

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其德足以

安人者。男也。出命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道上達

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

才能稍亞者。中士也。才能僅稱者。下士也。

蘇子瞻曰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

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

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其有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有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后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變起于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捺。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

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惧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捺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捺也。及至后世。壞先王之法。安于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先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訛。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佞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后。嘗觀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人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

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
 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
 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
 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
 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天
 下之情也

五人考

國語趙簡

子曰魯孟

獻有闕臣

五人我無

一何也叔

向日子不

欲也若欲

之胙也則

交梓可也

晉平公考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

史語晉

世家

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歷下齊師敗走

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背城守晉乃引兵

歸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盈于

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盈從曲沃中反襲八

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即范鞅以其徒

擊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遂滅欒氏宗盈者

欒書孫也其八絳與魏氏謀即魏舒齊莊公聞盈敗乃

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

樂正因官

費惠須臾

王順長息

無考

真朱倍

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于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武起舒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韓詩外傳

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

人盍胥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于海玉出于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

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令君之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耶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平公于是造亥唐

舊有藏室臺罷臺役

說苑正諫篇

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納之止坐殿上出鐘

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鐘鼓，除竽瑟。

說苑 晉平公問于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按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以其國法歸周，言晉當先亾，則平公驕而無德義者也。與造亥唐事不類，意亦葉公之好龍與。

亥唐考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王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季桓子行可考

孔子仕于定公，而曰季桓子者，桓子專魯故也。桓子受女樂，孔子行，桓子將死，謂康子曰：「使仲尼去而魯不治者，由我故也。」

衛孝公考

衛無孝公，與孔子同時者，出公耳。或以其拒父故，反言之，謂孝耳。

委吏乘田考

孔子二十歲仕于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乘田、養蓄蕃息、

旃旂旌考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旒、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旄、析羽為旌、

周道如砥

小雅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有饒簋飧、有捭棘七、

有饒然滿簋之熟食則其載鼎肉而升之必有捭然而曲之棘

矣、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况此適周之大道其平也有如砥其直也有如矢于以為

四國會歸之途矣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奈何古道依然時事頓異在昔盛時有位

之君子則履此道以朝周無位之小人則視此道以往來

瞻焉顧之、潛焉出涕、

則今

非其時矣我瞻焉反顧乎周道不覺潛焉而出涕矣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

糾葛屨、可以屨霜、

東人賦役之困固非一邦自其困于布縷之征雖糾糾葛屨亦可用

之以屨霜冰矣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

困于力役之征佻佻公子

皆奔走于周行之上雖往來之勞亦莫得而辭

使我心疚、

是以使我憂之深而至于病也

有冽洸泉，無浸獲薪。薪已獲矣而復浸之則腐有冽然側出之洸泉尚其無浸獲薪

契契寤嘆，哀我憚人。况民已勞矣而復使之則病契契寤嘆寧不哀我憚人乎

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庶其載而蓄之可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憚人既不可勞，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東人之子專主勞苦不見庶其息而安之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夫何西人之子衣服則鮮盛焉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西人有舟楫之人本微賤也則熊羆以為之裘焉私人之子，百僚是

試。西人有皂隸之屬本卑賤也則亦試用于百僚焉賦役不均東人誠不幸矣或以其

酒，不以其漿。夫東人之困極矣使西人少加愛恤猶可也奈何東人或饋之以酒本甚厚也

西人視之，曾鞞鞞佩璲，不以其長。西人或與之以鞞鞞然之佩璲本甚不以為漿

長也。西人視之，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吾將曷訴哉惟天有昭回之漢

監亦有照，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彼織女日更七次尚有成五采之章而

有以報我耶，則不幸見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柰

求助于天，天亦不我助，乎彼織女之天孫，雖

日更七次，曾不能報章，以給我布縷之征，睨彼牽

牛，不以服箱。牽牛雖睨然有光終不能服箱以助我轉輸之勞東有啟明，西

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以至東則有先日而出之啟明西則有后日而出

入之長庚，捄然而形之曲者，有天畢亦豈能掩

捕禽獸以充吾飲食之需，但載施之行列而已。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使其無害于我猶之可也夫何翕長舌于天之南者反將助西人而吞噬

我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維招大柄于西之揭者反將助西人而有所挹取于東也

東人之困極矣

未也于天天亦不廷也乎斯婦女之天然也
干人清辭幸良嗣于天
亦以辨非眼眼不幸良困
謂之天
盟亦亦黑
會不以為是
其也西人願之
維天首戴盟亦首
尚亦亦正采二章而
天首聖回之
吾深甚而結

為尸考

鬼神無形因尸以節禮
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

醉飽孝子之心也
夫士見之則下之，君之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又曰

夏后立尸而卒祭殷
尸必筮，求諸神不敢專也凡祭天地社稷山川及七社之屬，

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
皆有尸，外神不問同姓異姓，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

為尸，惟祭殤無尸。

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

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

全于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

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凡獻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醕尸一是尸飲五也。君于此時以玉爵獻卿，之后尸又飲主婦，醕尸及賓長獻

尸各一爵，是尸飲七也。君乃以瑤爵獻大夫，自此以后尸又飲長賓長兄弟，加爵各一是并前尸飲九也。

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重尊而輕卑也。

一曰尸主也，謂木之爲主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

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

始死無尸未立主也舉竿解詔安尸安主也

易牙考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齊二之水名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內嬖，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

貂以薦羞于公，公曰：子善調味乎？吾蓋盡嘗天下之

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獻之。

自是亦有寵于公。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革矣，將何以教寡人？

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噉寡人，

自是亦有寵于公。

易牙考

尚何疑耶。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于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飢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被而絕。

子都考

子都，鄭大夫公孫闕也。詩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花。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謂此人也。有寵于鄭莊公。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于大宮。鄭祖廟子都與

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輶而走。子

都拔棘，即戰以逐之。及大逵，路九達，謂之逵。弗及。子都怒，及師

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旗名蝥弧。子都

自下射之。顛。隱公十一年鄭厲公篡立，祭仲專。仲逐昭公立厲公，遂

專國厲公患之，將使其嬖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

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鄭伯使雍糾欲殺祭仲、雍

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厲公

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曰謀及嬖人宜其死也厲公

出奔蔡、入櫟、居之、既厲公自櫟入、治預于雍糾之亂

者、祭仲已死故治預于遂殺子都、桓公十五年

牛山考 山在臨淄之南十里

晏子春秋景公遊于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

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

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

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

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

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簞笠而

立乎猷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舉觴

自罰、因罰二臣、

場師考

禮周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趙孟考

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谷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焉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蓋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

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齊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有六卿。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晉為盟主。趙孟為世卿。故謂趙孟能貴賤人也。

既醉以酒

大雅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謂吾君向者之燕獻酌交錯既醉我以酒矣。行射致祝既飽我

以德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我于此將何以為報乎。惟願吾君歷萬年之久。介以

景大之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明之盛而有融明之極而高朗焉

令終有俶。

歷萬

年如一日。永有以善其終。今固既善其始矣。

公尸嘉告。

公尸祭祀之時已傳神意而以令終

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賓客之助

祭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焉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

匱

且爾之主敬者威儀既得其宜而甚時矣。而孝子之生奠者又極其誠敬而不竭

永錫爾

類、夫合在廟之孝敬以為孝敬宜神其類維何室

家之壺、其錫之善何如彼吾君深居于室君子萬年

永錫祚胤、其必于萬斯年永錫爾以君子萬年

亂而非先王之所祚則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故神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之祿而君子

承其僕維何、蓋錫祚而不繼以胤釐爾女士釐爾

女士從以孫子、故神予爾以天祿者必釐爾以有士

則亂為益長矣而祚不有所託乎公尸嘉告

真珠船卷之十九終

真珠船卷之二十 下孟三

湘楚黃焜西墅父輯

親迎考

屋廬子考禮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

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皆至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

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

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

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

屋廬子考 禮記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至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

曹交無考

鳥獲

秦武王好

力士鳥獲

任鄙孟說

皆至大官

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鬯而醕。所以合體。

同尊卑。以親之也。

夫昏禮萬物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

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

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

相見。敬章別也。

小弁

小雅詩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

弁彼鸞斯

弁拊翼也

歸飛提提

安閑也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民莫不善而皆有父子之親。何我獨被父母之棄。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

憂矣。云如之何。

蹶蹶

平易

周道

大道

鞠為茂草

鞠窮也

我

心憂傷。惄焉如擣。

我心以被棄之。故而不寧。

假寐永嘆。維憂用老。

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深。雖未老而用老矣。

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憂之甚

雖不病猶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我之不見愛于親者。豈我遺其親耶。彼桑

與梓尚且望之。而加恭敬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况父母我所瞻依

不屬于

毛不離于裏

今乃被棄而不見愛。豈我不屬于天之體耶。

生我、我辰安在、母亦生時不善乎何 菀彼柳斯、鳴

蜩嘒嘒、彼菀然柳斯則鳴蜩集 有灌者淵、萑葦淠淠、

于中而淠淠其衆矣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我今無所

之流于水中不知其所至也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彼鹿之奔也則以留 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雉之鳴也則以求雌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我之見棄譬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人何莫諒我之憂耶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 行

有苑人、尚或瑾之、行道之中有苑人尚或 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今君子所以加我者曾投兔苑人之不如其秉心不亦忍乎 心之憂矣、

涕既隕之、王唯讒言是信如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受疇爵得即飲之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曾不加惠愛于我 伐木椅矣、析

薪柅矣、夫伐木者尚以物倚其巔折薪者 舍彼有罪、

予之侘矣、今乃舍彼有罪之讒人而 莫高匪山、莫

浚匪泉、莫高匪山而或陟其巔 君子無易言、耳屬於

垣、今宮闈非山之高非泉之深君子不可輕 無逝我

梁、無發我筥、然我身雖不容我心終不忘于國 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雖然逝梁發筥去後事耳今我身且

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致其

自決之意怨慕之情莫切于此矣

言

孟子以小弁為親親之仁矣抑知後人所謂小弁

固與孟大相刺謬者乎子貢傳尹伯奇不得于後母

隣大夫閔之賦小弁續說曰臣雖不君臣不可以不

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宜曰為弑逆大賊安得

有親親之仁而孟子稱之倫于大舜孔子作春秋以

誅亂賊託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

示後世而不之削乎從今釋之所謂不屬不離云者

正傷其出于後母非生我育我者耳

凱風

衛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作此自責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

凱風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而棘心

至于天天

母氏劬勞

然則母氏生我衆子幼而育之則其劬勞亦甚矣何異凱風之

吹棘心哉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薪亦既成矣

母氏聖善我無

令人

况我母氏賢淑固堅且善也夫何我衆子無一善之可述以當母心乎

爰有寒

泉在浚之下

泉若無與于人浚邑名寒泉猶有所資益乎浚矣

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

今有子七人之多反不能左右就養其母而使母氏至于勞苦

睨皖黃鳥

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今有子七人而使母不免于憂曾黃鳥之

不如矣歸德于親而任咎于已七子其賢矣

讀小序不安其室。非有淫德也。子貢傳曰：邨之寡母欲去，而其子七人自訟焉。蓋猶今人再醮之意耳。故曰：有子莫慰母心。孟子所以謂之過小也。否則淫凶德也。豈得為過小乎哉。

宋輕考

一名鉞齊宣王時人

莊子宋輕尹文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

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以別善惡宥不及為首也語心之容。謂

容此心之廣大命之曰心之行。以音而和合驩以調海內。請欲

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

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

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固傲乎救世之士哉。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不顧于慮，不謀于知，于物無擇，與之俱往。于是有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荀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慎到本黃老子有見于

子。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不齊也。宋子有

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訕而

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

無多。則羣衆不化。

享多儀

書洛誥 周公作洛授使者復王之辭 又成王留公治洛公受命之辭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成王命周公往管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

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其

基作民明辟。基命所以成始定命所以成終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

子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子惟乙卯朝至于洛。

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洛師猶言京師也河

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灋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在澗灋之間灋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在灋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佯使也使獻

其洛之地圖及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其卜之兆辭也

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

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

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言公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謂卜洛以配周命于無

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

年敬天休命故又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謝其告卜之誨言

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言王始舉殷盛之禮祀于洛邑皆秩序其所當祭者雖祀

典之文所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為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

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蓋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

精明之德則格君心萃天下之道子齊百工佯從王莫要于此矣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于周子惟曰庶有事從王謂將適洛時也庶有事微示其意以待王自教百工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周公告王如此命之

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尊顯者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其尊顯者則為之冠公教成王即命曰

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

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或出于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矣其

公其私悉自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燄燄汝教之也

厥攸灼敘弗其絕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于不可遏絕有若火然始雖

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熯而不可
撲滅矣所以嚴其辭而禁之于未然也 厥若彛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

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姓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以存寬裕則王之休聞亦永

有辭于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汝後世矣

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諸侯朝享乎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享者

享不在幣而在于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

享矣則政事安得不至于差爽僭侮哉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

于棐民彛汝乃是不夔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

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惟其明農哉彼

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言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

輔民常性之道汝于是而不勉焉則民彛民亂而非長久之道矣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柰言

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彼謂洛邑也戾至也言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不至

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公

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明顯明之也保

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

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惇德使其上之不忝于文武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將大也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迂衡不迷文武勤

教子冲子夙夜毖祀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合上下四方穆穆和敬

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敬加于時者如此冲子夫何為哉唯早夜以謹祭祀而已此成王示其所

以留之之意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

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也辟居也四方迪亂未定于

宗禮亦未克救公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安定公之功也救

功即命寧之謂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

四輔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

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懼人心母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洛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

真珠船 卷之二十一 九

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拜成休惟王有成績文獻者為

治之大要言成王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焉公又

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成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于成王也子且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

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儀刑而殫盡文祖之德也此

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佅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鹵曰明

陞拜手稽首休享此成王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鹵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黑黍為

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于裸曰明禋曰休享者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子不敢宿

則禋于文王武王宿進爵也禋祭名周公不惠篤叙

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此祭之祗辭周公為成王

禱也惠順也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王佅殷乃

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

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于使其承叙萬年則實係于王也亦責難之意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

公儀子考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

史記公儀休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

儀休不受、客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公儀子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嫗、燔其機

云欲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然出其來歟。其

孔叢子儀休砥節厲行。魯公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

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子思曰。君將饑

渴待賢。雖疏食願趨下風。今徒以高爵厚祿釣餌君

子。公儀子智若魚鳥可也。否則將終身不至于君之

庭矣。

公輸若公輸若。魯大夫。與魯公。公輸若。魯大夫。與魯公。

公輸若公輸若。魯大夫。與魯公。公輸若。魯大夫。與魯公。

華周杞梁考

華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

左傳齊侯襲莒。門于且于。莒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

于壽舒。杞殖華旋。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狹路也宿于莒

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

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鬪。殺

二十七人而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

行于郊。使弔之于路。杞梁妻辭曰。君之臣不免于罪

王豹考
三輔夫錄
云王豹出
自單門

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于是莊公乃還車。弔諸其室。杞梁之妻無子。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城爲之隳。而隅爲之崩。旣葬。遂赴淄水而死。莊公遂立廟于臨淄之上。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

五霸考

風俗通

齊桓公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楚強之罪。復苞

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遣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車殘身。終爲僂矣。莊王僭號。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皆無與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于竹帛。同云霸功。豈不暗乎。楊氏曰

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何伯之有焉。

葵丘之會考

春秋僖公九年九月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春秋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

左傳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

于葵丘王使宰孔賜

德而勤遠畧。故比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

之不知。西則否矣。

更能經畧東方則不可知西會既畢必無心經理西方言盛極而衰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

晉將有亂齊不能救

公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

羊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

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觀初命之詞、則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春秋同盟、十有六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有四皆、同外楚。

胡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既序主人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則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君子是以予桓也。

歃血考

陳際泰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凝然、後有誑盟、詛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禮子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而不虞桓。

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也、開也盟、遂役之、贊牛耳、尹盟者執牛耳、欲其順、桃茆、掃除不祥也、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

公之幾却
誼盟而不
用也故王
之盛近乎
帝伯之盛
近乎王

明神

按槃敦皆器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詞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此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

慎子考

慎子又好
黃老道德
因發明序
其指意著
十二論至
漢劉向所
定慎子書
有四十一
篇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慎子又聞宋鉞之風而悅之欲棄智去已塊不失道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周氏涉筆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非田駢尸文之徒所能及

白圭考

周人或作魏人

史記貨殖傳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出

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

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

水至卯積著率歲倍。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

則旱凡十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

二歲一饑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

鳥之發，故曰吾治生彥。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

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

斷，仁不能以取子，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

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識矣。能

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說苑

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圭固辭而去。又之齊，

齊王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

亡，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忠則信盡矣，莫之譽

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

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

者無幸必亡

韓非子曰
白圭之行

春秋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

不及五伯何也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

段于木此名之所以過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魏與

璜翟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

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子

子方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今削
之鼎一段
舊有市丘
入災
難丈人無
其隙是以
白圭無水
慎火也塗
穴丈人之

傳說考

傳說殷之傅巖人也北海之州虞號之界通道所

經間有水壞道當時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不

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

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以夢所見示羣臣百吏皆

非也于是乃審厥相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于傅

巖厥象惟肖見于武丁武丁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

為相置左右命之朝夕納誨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

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此喻羣臣以乃

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

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冢宰兼師師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開其心而無隱漑我

心而厭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若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

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暨其僚屬同心正救

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

是命其思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我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君果從諫臣雖

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君法天惟臣欽若、惟民

此篇記說進戒之詞中

從又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命德必謹惟干

戈省厥躬。討罪必審王唯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唯治

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

非唯厥攸居。宅心也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

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

忱不艱。能信之則行不難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

咎。

此篇記說論學之詞

說命下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

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藍梅。爾交修予。

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大其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

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爾交

修予爾無我棄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

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者資之人學

古訓者反之已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則其

所脩源源乎其來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惟敦學半念終

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教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

也一念始終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言德雖造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式用也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

時乃風。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

良臣輔而君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迺曰予弗克俾厥後

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呵衡專美

有商。商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

美于我商家也唯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

也命

疑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即位。蓋已知說之賢矣。一

且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

之于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

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辦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者。尚可以得。况誠于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楊慎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如書云說築傅

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如後世卜築之稱。遂謂其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又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鶴之才也。議者遂謂割烹亦此類耳。

孫叔敖考

孫叔敖一名為臘艾

史記

莊公九年。薦買見叔敖于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

楚之處士

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

也敖少出

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

蛇殺而埋

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

之歸有憂

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

色其母問

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

聞見兩頭

之。王曰。今日且與賢相語

蛇者死兒

不知其晏也。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以樊姬之言告

曰吾恐他人之復見辭位而薦孫叔敖

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

讀左傳數篇章法字法議論叙事奇險精鍊詞令神品故備錄之

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封人王以授司徒量功命

日分財用築作之具平板幹立幹而後施板稱畚築音本盛土器也稱量

其輕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均其勞也畧基趾具餼糧

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潘甍入盟

子良出質甍楚大夫夏六月晉師救鄭鞏朔韓穿為

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勦

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待楚師既歸而動兵隨武

子士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不可敵也。不為禮有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凡軍行之制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

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絳。及自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

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以茅為旌幟。中權後勁。中軍制權謀。後以勁兵為殿。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彘子先穀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

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彘子所帥故彘子

以之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

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

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北鄭

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

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

及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林父

新將中軍執晉政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軍無上令眾不知所

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

之間二山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

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

矣必許之武子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

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

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

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楚君之親兵分。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

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

之。以至于昏。每日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

入而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以待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從不克。遂往。楚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

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卜。必從彘子。知

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咎指彘子。趙莊子

趙曰。欒伯。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克也。言欒

此言則當執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謂伺候敢拜君命

之辱。彘子以為誥。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

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

目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

以疑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此言御車者致師之道御靡旌摩

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近敵人之軍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此言

乘車者致左射以敢。左車左也。敢。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兩節也。掉正也。自代其御以執轡使攝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此言車右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車右入敵人之營壘折馘折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也。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矢盡。僅存其一。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麗者

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

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

事奇叙尤奇奇而險

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

未得。錡魏錡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

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

于從者叔黨命去之。命去魏錡勿復逐趙旃求卿未得且怒

于失楚之致師者。且怒于失楚樂伯致師之徒請挑戰弗許請召

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

必敗。言趙旃魏錡二有恨之人魏子曰鄭人勸戰勿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

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

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魏子不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

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可畏也楚子

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士季之論乃有備無患之意具深于兵法者

魏錡是先一日事楚王乘左廣則是在後至

日中趙旃既夜至不知次日乘廣兵半日作何車名

事直至日
中後楚王
始逐之又
魏錡已隔
夜晉人何
以尚不知
其所在而
以鈍車逆
之皆可疑
細玩其趙
旃夜至一
句礙眼似
唯此一句
是前一日
事其潘黨
逐魏錡楚
王逐趙旃
皆在一時

但畧有前
後潘黨既
逐魏錡一
句前接命
去之後接
王乘左廣
如此看方
字事情合

事在一時
而分在各
歸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日裳蓋得趙旃之甲裙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

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

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工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

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曰不穀不德而

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

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

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

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尸也止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

廣終

處故次第
分頭叙讀
畢而首尾
了然最是
高手

真珠解

能進車重故不能進楚人基之脫肩基教也肩車上兵闢少進馬還又

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晉師既出險乃顧楚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奔北不如楚

數奔之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

遇敵不能去自以他馬駕車而歸馬鈍車遲故遇楚不能疾驅而去棄車而走

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

旃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

旃綏以免逢大夫怒其子違命使其二子下車指木而謂之曰止汝尸于此木綏轡也以車綏

授趙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水下兄弟累尸

而苑故重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及之負獲于木下

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

射抽矢散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敢好箭房箭房蓋知莊子擇好箭而納諸厨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舍

求反愛楊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既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

也言不得他人之子我子其可得乎我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射連尹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楚王囚之以二者

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法 逆與前不 眇先濟同

明日事即 授趙 于事下預旃

真珠解

卷之二十一

三十

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輜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以為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

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

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

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

所以遂興

說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以伯叔敖妻不衣

叙七事文法亦稍變

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眾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此畏惡之名、終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叔孫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請寢丘、故至今不失、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俗也。

異乎俗俗也。

說苑 叔敖為相、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粗衣、冠

白冠、後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優孟學叔敖舉止言動甚類、往見王、王以其似叔敖也、憐之、優孟曰、叔

教死其子無以自存。小人不過貌類叔教耳。王何憐焉。王果封其子。後祀不絕。

白鼠發來。甲曰。良日貴而禱人。昔吳士之出日高而
異乎。谷谷也。之所惡。仍日之所喜。此有通者之所以

易田疇

許元 溥曰 人主能使野盡為冷風。下得陰。上得陽乎。能使

棘肥。緩急燥溫之自調。無煩蹠耒乎。一國之地。大約

山林藪澤處什一焉。谿谷流水處什一焉。都邑蹊道

處什一焉。惡田處什一焉。良田處十四焉。其為田疇

也無幾矣。而民又見夫游談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

可以肥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則易之者必少。而

又往往寒則彫。熱則脩。地或窈之矣。除則虛。否則蕪。

草或竊之矣。種而無行。墾而不長。苗或相窈之矣。則

易之者復艱。然而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衆有力，不憂人之疲也。吾董之，七尺以上，五耨必審。愛子不窳。餘子不游。吾教之，五時以乘。三盜必除。輕民不處，重民不散。而且令之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而且示之弱也，欲孤長也，欲居熟也，欲扶長兄而去弟。曰：任地，晦欲廣以平也，大剛欲小以深也。曰：辨土，厚之則不通也，薄之則不發也。曰：審時，見生而樹生也，見死而獲死也。是故百人農，一人居者王；一人耕，百人食者危。

楊子考

莊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膝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睢睢瞻顧不止也。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蹴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朱過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二妻，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畊，大

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能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不應。楊子見梁王，言治

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

三畝之田而不能芸，而言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

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

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

不能前矣。且臣聞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

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

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此之謂矣。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

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

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

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復不可常玩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矣。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

尤

以放

至

餓死。展季

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原憲寔于魯。子貢殖于衛。原憲之寔損生。子貢之殖累身。善樂生者不寔。苦逸身者不殖。

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美壽。不矜貴。何美名。不要勢。何美位。不貪富。何美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論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

真珠船
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墨子考

漢鄒陽書

呂氏春秋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

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

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迴車

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悅之墨子曰子之

墨子所著
十六卷有

觀越王也能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

貴儉兼愛
尚賢明鬼

子亦不知翟之意越王聽吾言翟度身而衣量腹而

非命尚同
諸篇

食比于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雖全越以與

我吾無所用之

荀子
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按楊泣岐
墨悲染兩
入皆有深
心者守宋
一端亦為
古今奇績

假今世有
若人何暇
稽其無父
無君之流
弊雖目之
為忠臣孝
字可矣

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

失宜。事變失應。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賢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鏘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黍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

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暴暴如丘山。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可使有功。撞鍾擊鼓而和。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

不素餐兮

魏風賢者自食其力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坎坎然用力伐

檀將以為車而行。陸意欲食力于車也。今乃寘之河干焉。但見河水清且漣漪。而檀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不可得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懸貍兮。

然其志則以為我之伐檀。以得食。猶稼穡以得禾。狩獵以得獸也。是以寧

勞于事不暇安逸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可見君子之心。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

者矣。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

特兮。

獸三歲曰特。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

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

食力不遂而志且益勵
伐檀之君子可謂賢矣

解曰伐檀稼穡狩獵均自力之事、非以伐檀爲實、
而二事比之也、上三句言食力之謀不遂、中四句
言食力之志不悔、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今爲其事
而不得食、真爲君子之不素餐、

舜爲天子臯陶爲士論

蘇子瞻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

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
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
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
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
書、成康旣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
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
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

殺三宥三
此語想當
然耳然至
今竟作成
語

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
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天下。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
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
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
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
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
子。過乎義。則入而流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

着眼每高
一層

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
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
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
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
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
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
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

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故曰刑賞忠厚之至。義與此章無涉。錄之以資筆陣耳。

君子之教考

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吟諷所多其訊。問也言及于數

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

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同。佛。夫然固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

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

也。成。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蒙以

嘗其可之謂時。啓憤不凌節而施之謂孫。因材而相

觀而善之謂摩。互相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

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

時雨妙詮

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

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

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不率其必進強而弗

抑。不沮使退開而弗達。不竟其所通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

則易。開而弗達則思。自知尋繹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一過一不失此四者心之莫同

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

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

言也。約而達。微而臧。言不峻而善明罕譬而喻。比方少而曉人可謂

繼志矣。謂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

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

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

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春容。從容擊撞然後盡其聲。不

善答問者反此。

答問之妙

從容即春容一春為一容

勲勞考

禮周夏官司勲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九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

總小功考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放飯流歠齒決考

禮曲侍食于長者毋搏飯取飯作搏欲爭飽也毋放飯無一縱毋流

歠長毋咤食以舌口毋齧骨嫌其聲毋反魚肉不以

及于毋投以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毋固獲求之堅毋揚飯

以手散熱氣嫌食急也飯黍毋以箸貴其七毋噉羹羹宜用挾

取食毋絮羹就器中毋刺齒口容止不宜毋歠醢宜

鹹歠之以鹹歠之以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客歠醢主人辭以

羹貧羹濡肉齒決濡肉殺乾肉不齒決乾肉脯毋嘍

決斷也濡濕不可用手摩故齒斷之堅肋不可齒決者須用手勞也

春秋無義戰考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一年

戰于艾陵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

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聲罪致書侵六十始莊

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潛師掠

敗師十有六詭師而勝取師三悉虜而俘按齊桓召

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備

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

未以為盡合于義而許之

斷輪說

莊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問桓公曰：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社稷考

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衍義補

社所以祭五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則棄繼之。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是為社稷神。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祭祀以時考

衍義

春登社以祈膏雨，望五谷豐熟，秋祭社以五公

穩，所以報功。

立春後五戊為春社，立秋後五戊為秋社。

凡祭祀飾其牛牲，

設其福衡。

音壁。福設于牛之角以防觸也。衡設于牛之鼻以繫繩也。

置其綵。

音朕。牽牛之繩也。

其其水橐。

水以滌牲，橐以藉牲。

歌舞牲。

牽牛入廟時歌舞，以言其香肥也。

及毛

炮之豚。

毛炮豚者，爛去其毛實棗于腹而炮之，以備八珍也。

八蜡考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司嗇

而祭司嗇也。

先嗇神農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也。

饗農及郵表畷禽

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造為郵舍，田畷居之。

處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

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田鼠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也，坊隄

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

曰土及其宅。

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

崩圯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害稼者草木各歸根于藪澤。各得生于耕稼之土也。皮

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

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

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

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憂心悄悄郎風衛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栢木為舟汎于水中真而不得于夫何以異此耿耿不

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殆非酒之所能解也我心

匪鑿不可以茹心之明者乃能茹度我之心匪鑿不可以度其所以不得于夫之故亦

有兄弟不可以據至親莫如兄弟不可以依據為重薄言往遡逢彼

之怒故我薄言其見棄之情往遡之兄弟而反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石猶可轉而我心之有常則匪石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猶可卷而我

心之正直則匪席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威儀無一不善棣棣然富而全備又從容

自得不可得而選擇取舍之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夫自反無缺而猶動輒得

咎吾之憂心已悄悄矣。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吾之見而衆妾且中傷媒孽之病亦既

多受侮亦不少矣。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是以靜言思之難尋其故至于獨寤之時

但辟拊其心而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彼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

虧今日居月諸，胡爲乎更迭。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

而微乎猶嫡妾更迭而尊卑。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婦人義無可絕恨不能如鳥之

奮翼而飛去也

馮婦章

古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句野有

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前士則之，後爲士者笑之。

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存之以俟解人。

高子馮婦浩生不害俱無考

此處有模糊的篆書或隸書殘存，難以辨認。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

晏子春秋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

弟也說苑括小有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

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術

之技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

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

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

常茂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

不下帶考曲禮天子視不上于帶凡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憂傾則

不忍食羊棗論

蘇子瞻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

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

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

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

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將死丁寧之言

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

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于路寢不死于

婦人之手。至于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
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于
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
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使其子學禮于仲尼。管仲
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
道德。或訓其子孫。所趨不同。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
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爲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
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
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
于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
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于易簣。曾子曰。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
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
于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

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于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炙藥石。曰石猶生我。炙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炙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辨而正立議頗高

唐荆川曰此文逐段關環似諱辨體

諱名考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

曲禮也。難避。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不敢致私敬于其長也禮不諱嫌名。

二名不偏諱。謂可單言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

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姓名考

白虎通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死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聚者，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

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則當為宗祖主也。詩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錫土姓，國語司商協

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祚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又可以謂之族，蓋別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

物考

7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



興
新
七
十

